

谢楼南◎著

江湖路远，从此萧郎是路人？胭脂泪干，与君纵横天地宽。

我的

【女儿当自强】

WODE HUNAN HOU

皇后

下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I247.5/1303

:2

2007

我的皇后

他们的故事就是【女儿当自强】**下**

谢楼南◎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皇后 (下) / 谢楼南 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5366-8926-8

I. 我… II. 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97195号

我的皇后 (下)

WO DE HUANGHOU(XIA)

谢楼南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光 南 庄少兰

责任编辑: 温远才 代媛媛

责任校对: 刘晓燕

装帧设计: 8080 · 小贾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 字数: 238千字 插页: 2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的皇后下

他叫白迟帆

他是萧焕

她叫凌苍苍

她是他的妻子

他们真心相爱

却似乎天人永隔

他们终于重逢

却只能相忘于江湖



金陵城玄武大街生意最兴隆的酒楼恬风楼，三层，五开间五进深。

我现在正站在恬风楼二楼的雅阁门口，我的怀里，揣着一张赏金通缉。

赏金通缉，顾名思义，就是官府碰到那种既难缠又实在影响恶劣的匪徒，就在官衙外张一个红榜，标明如能将某某匪盗捕获归案就赏金几何几何。如果有哪位武林人士觉得自己能胜任这个工作，上前把红纸揭下来，就算接了这个单，要对这个匪盗负责到底——现在我怀里揣的，就是一张盖着金陵府知府的大印、悬赏一百两纹银通缉采花大盗过千红的红榜。

我最后整理了一下衣衫，抬手轻轻叩响眼前这扇雅阁的门。

“进来。”随着一声不高不低不阴不阳的应答，我推开门，走进去。

过千红手上扇着的折扇停住，抚摸着身旁那妖艳女子的手也停住，他的一双桃花眼慢慢瞪大，直到瞪成两颗桃子。

“过千红，又见面了。”我笑吟吟地向他挥挥手。

下一刻，过千红面前的那张酒桌就突然被掀了起来，满桌酒菜带着杯杯盏盏汤水水压了过来，桌子后面是过千红气急败坏的声音：“臭婊子！娘的追到这里来了！”

长剑劈出，桌子在我面前利索地裂成两半，向两旁飞去。

我把杨柳风提到眼前，轻轻吹了吹剑锋，还是笑着：“过千红，你骂谁婊子？”

过千红掀了面前的桌子之后，一把推开那个正想往他怀里躲的妖

艳女子，从背后摸出一把金背大刀：“好！本公子本来怜香惜玉，不想跟你一般见识，如今你欺人太甚，纠缠不休，休怪本公子手下无情！”

我嘴角抽搐一下，歪戴的儒冠，缀满金片的儒袍——他还真好意思自称公子。“我说这位公子爷，看看你的金背大刀，你不觉得自己更像土匪？”

过千红脸上一红，恼羞成怒，大喝一声，举刀就砍了过来。

刀剑相接，满室寒光陡盛，转眼间我和他已经过了几招。

虽然过千红糟踢过不少黄花大闺女，臭名远播，不过他的刀法实在太差，拆了十几招后，他看取胜无望，就虚劈了一刀，转身向楼下跑去。

我紧追过去，还没下楼梯，就听到门口传来一声断喝：“淫贼过千红，看你往哪里跑！”

是来帮我抓人的？不对，我没找帮手啊。

一个绿衫少女猛地跳到过千红身前，一脚踢在他脑门上：“跟我去投案！”

过千红魁梧的身体穿过宽阔的大堂，砸在楼梯上，把楼梯砸了个七零八落，木屑乱飞。

我赶紧避开，跳到一旁提剑指着那个少女：“你是干什么的？”

那少女一身葱绿的纱衫，肤色胜雪，新月样的眼眸澄清如水。她用眼睛在我身上溜了一圈：“抓淫贼的。”

我从怀里掏出红榜：“我要把他捉拿到官府投案，你快闪开！”

那少女微微一笑：“好巧，我也是来捉拿这淫贼的。”

我瞪大眼睛，抖抖手上朱底黑字的榜单：“你看清楚没有，官府的榜是我揭的。”

她抱胸：“有谁说过不揭榜单就不能捉拿盗贼？”

我瞪眼：“有谁说过不揭榜单就能捉拿盗贼？”

她上下打量我：“你一定要和我杠到底是不是？”

我也上下打量她：“是你一定要和我杠到底。”

“钟大小姐，这位姑娘……”掌柜的声音小心地插了进来，“刚才那位跌倒的客人，已经走了……”

我连忙转身，原本倒在地上的过千红果然已经不见了踪影，光顾

着和这个少女斗嘴，把他给忘了。

“两位，刚才那位客人的酒菜钱和损坏器物的赔偿……”掌柜继续小声说。

我反应很快，手指不假思索地直指过去：“她付！”

“她付！”一个清脆的声音简直像回声一样响起，同时，那少女的纤纤玉指也指了过来。

我和那少女对看一眼，很有默契地同时转身向门外跑去，独留下掌柜在后面无力地叫：“钟大小姐，这位姑娘……”

撒腿跑出两条街，转到一条小巷里躲着，我气喘吁吁地探出头去看，还好，没有人追上来。

“没人追咱们吧？”身边响起一个同样气喘吁吁的声音，那少女贴着我站在小巷里。

我回头看看她：“没有。”然后伸出一只手，“我叫凌苍苍，幸会。”

她举起手在我手心拍了一下：“钟无杀，幸会。”

我点了点头，转过头去，然后又突然又猛地回过头来：“你是金陵钟家的人？”

那少女点头，挑了挑眉，明艳的脸上多了层傲气：“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是钟家第十七代长女。”

金陵钟家是武林中少有的传承十数代而没有衰败的武林世家，每代不能说人才辈出，但也总有几个子弟在江湖中颇有侠名，几代下来，钟家就成了江湖中无人不知的名门望族，很受敬重。除此之外，钟家还是江淮一带数一数二的绸缎商，富甲一方。

而金陵钟家子弟无论男女辈分，名字里都会有一个“杀”字，据说是先代家长为了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滥杀，所以就在他们的名字里加上“杀”字以示警戒。

我像看白痴一样看着她：“那掌柜都认识你，叫你钟大小姐，你还跑什么……”

钟无杀明亮的大眼睛慢慢睁圆，她自言自语道：“是啊……我跑什么呢？”

说完这句话，她突然跳了起来：“完了完了，死定了！出来这么久，一定让爹发现了，死定了，死定了……”她一连串地说完，一巴掌拍

在我的肩膀上，“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这位好汉，我们后会有期！”

我还愣愣地没有反应过来，那个绿色的身影就已经消失在了小巷尽头。

我摸摸脑袋，这姑娘，简直比我还莫名其妙。

既然失去了过千红的踪迹，我就只好在街上闲逛。

几个月前新年庆典完毕，我就让蓼和萧千清对外宣称我因为要保胎，不再接见外臣，接着就偷偷溜出了紫禁城。

我出来的时候身上没带多少钱，后来手头拮据了，就找个官衙揭下两张以我的功夫能够摆平的通缉匪盗的榜单，如此一来，居然也能够自给自足。

萧千清在政事不那么繁忙的时候也会出来找我，说些闲话，顺便告诉我一下朝中最新的情况。

就这么不知不觉的，我已经在江湖上游荡了几个月，从开春逛到仲春，又从仲春闲逛到初夏，足迹也几乎遍布了大江南北。

这会儿我在街上乱晃了半天，也没找到过千红的一点踪迹。我已经找了个淫贼三天，本以为一百两银子十拿九稳要到手了，没想到却被那位大小姐给搅黄了，想起来我就气得肚子疼。

天色本来就不早，转了一会儿就已经入夜了。

我已经没有钱去住店了，只得避开巡夜的皂隶，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走来走去。真能碰到过千红就算我瞎猫撞上个死耗子，碰不到过千红，如果能撞上别的偷鸡摸狗的小贼，绑送到官府，也能换几两银子花花。

这么想着，我又转过一个街口，还真就在一条巷子口看到一个黑影一闪就进了路旁的小巷。

我不敢大喝以免招来皂隶，便快步追过去，巷子很短，居然是个死巷，我惊喜地向巷子尽头站着的那个人影掠去。

趁着月色一看，是一个蒙着面的黑衣人，我不敢靠近，低喝了一声：“你是何人？干什么的？”

那人直直地站着，喉咙里咯咯了几声，突然僵直地向后倒下。

我吓了一跳，等了一会儿，看他再也不动，就小心地走过去拉下

他脸上蒙着的面罩。

月光下，他双目圆睁，口鼻中都有一道鲜血流出，看来是被入下重手震碎五脏，一掌击死的。

巷子口突然传来巡夜皂隶的脚步声。

如果让他们看到我站在这么一具尸体旁，杀人凶手的罪名是怎么也逃不掉了。

巷子尽头是一面矮墙，我想也不想就跳过去俯在墙下。

刚俯下身子，一挥手居然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那边传来一声闷哼。

我警觉地低喝：“谁……”

我的嘴马上被一只手捂住，皂隶们的脚步声已经到了墙外，我连忙屏住呼吸，身后那个人略显粗重的呼吸声也轻了下来。

皂隶们发现了地上的尸体，喧闹了一阵，在附近搜寻了一下，一无所获之后就走了。

火把的光芒渐渐远去，我身后突然爆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大咳，那人放开捂着我嘴的手，靠在墙上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借着月光打量他：一身月白的长衫，胸前有些血迹，清俊的面容惨白，随着咳嗽声，身子有些颤抖。

“伤到肺了吧？”我从怀里摸出一块手绢递过去，在养心殿做过宫女之后，我就一直随身带着手绢。

他把手绢接过去，有些艰难地道谢：“谢谢……”

我等他咳嗽稍定，问：“那个人是你杀的？”

“嗯。”他轻轻应了一声，把手帕从嘴边移开，还是咳个不停，说不出话来。

“小心点。”我一边说，一边习惯性地俯身去抚他的背。

身子贴上去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愣了，这明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完全陌生的气息，可是为什么我却突然想到了那个年轻人？

那人似乎也愣了愣，因为伤势严重，反倒更加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顿了顿，扶住他的肩膀，接着给他抚背顺气。

过了一会儿，他的气息终于稍稍平复，他轻轻笑了笑，接着道谢：“有劳。”

我点了点头：“不客气。”看他能够自己站稳，就放手退开一步，“就算是敌人，制住对方就行了，没必要下死手。”

“你……”他顿了一顿，竟然轻声笑了起来，“小姑娘，你是想教训我？”

我愣了一下，点头：“怎么，教训你不可以么？”

他笑起来：“可以，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他说着，突然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按在墙上，同时手掌中一道劲风挥出。

凌厉的掌风在空中相撞，黑暗中似乎有什么东西被硬生生撕裂开来，“咚”的一声闷响，刚刚扑上来的那个灰色的身影已经远远地跌了出去。

我连忙抬起头，想要站起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手刚伸出，却突然摸到一片湿热，那人的身子晃了晃，就倒了下来。

他的头正落在我怀里，我慌乱地扶住他的肩膀，忍不住叫：“你干什么……你怎么了……”

嘴唇被一只有些发冷的手捂住，他的声音很低：“嘘……”

我连忙噤声，难道他还有仇家在附近？

我静了一会儿，听到周围确实没有什么动静，才压低了声音问：“我们现在怎么办？”

那人一动不动地倒在我的身上，没有回答。

我连忙扶住他的肩膀，把他的身子扳起来，他的头无力地垂下来，借着月光，可以看到他嘴角的残红和月白长衫上斑驳的血点。

这个人，居然昏了过去。



在夜深的时候，在一具尸体旁捡到一个昏倒的陌生人，这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

反正对我来说应该不算是坏事，因为那个人身上有钱，用这些钱，我到一间客栈开了个房间。

不管怎么说，托这个人的福，我今晚不用露宿街头了。

千辛万苦把那个人背到客栈里的床上放下，我把店小二和掌柜都打发出去，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揉肩膀。

“这么一段路……就肩膀疼……你到底练过武没？”床上突然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那人的声音虚弱，话里却带着笑意。

我狠狠地瞪他一眼：“还好意思说，谁让你这么重？”说完我停下来，瞥了瞥他，“说，你是早就醒了吧？早就醒了还装昏迷让我背你？”

“我就算醒了……也走不动。”他居然回答得理直气壮。

“我……”我简直给他气得没话说，抓起桌上的茶杯倒了一杯茶一口气灌下去，说起来晚上都没有吃饭，现在喝口茶才觉得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抬起头，看到床上那人侧着头，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手里的茶杯。

我看了看他苍白干裂的嘴唇，扬了扬手中的茶壶：“想喝？”

“嗯。”他老实地点头。

我起身倒了一杯茶水，走到床前把他的头扶起来，慢慢喂他喝下去，接着顺手拉了拉被褥，替他盖好被子。

他喝了些水，精神仿佛好了些，靠在枕头上若有所思地打量我：“奇

怪……怎么看你都不像是会照顾人的样子。”

我拿茶杯的手僵了僵：“以前照顾过人，习惯了。”

说完了突然不想再说话，头也不回地就坐到桌子前趴下来：“太晚了，我睡了。”

那人也没有再说话，夜更深了，我趴在桌子上打了一会儿盹，就睡熟了。

一觉醒来，抬起头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我撑起头，揉揉眼睛，就看到手边放着的一笺纸，拿起来展开一看，上面写着龙飞凤舞的两行大字：我是凤来阁慕颜，赠帕之恩来日定当重谢。

回过头一看，床上果然已经没有人了。

我连忙跑出去问店小二，小二说那位客人一大早就走了。

真是，什么来日重谢，真心想报恩现在就应该给我留下几锭白花的银子。

结果我一大早出了那家客栈，还是身无分文。

做皇后做到这份儿上，是不是也太落魄了点？

肚子早饿得没感觉了，我在街上乱转，圈却越转越小，最后小到一直围着街边那家不时传出饭菜香味的酒楼打转。

不知道是不是眼花了，眼看街那头冲过来一辆两匹马拉的大马车，我还是懵懵懂懂地走到了街心。

幸亏驾车的车夫眼明手快，拼命拉住缰绳，马车直滑出丈许才勉强在我身前停了下来。

驾车的黑衣人气急败坏，用马鞭指着我大骂：“走路不长眼睛么？我刹不住车把你撞死了算谁的？”

我心情正不好，斜斜地瞥了他一眼：“放心，就你这车，还撞不死本姑娘。”

那黑衣人气结，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听到他身后的马车里突然传出两声极轻的咳嗽，接着马车垂下的布帘突然被掀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只莹白如玉的手，那人的声音婉转清脆，却带着莫名的寒意：“周羽，赶路要紧。”

赶车的黑衣人拱手答了声“是”，犹自气愤未平地看我一眼，才重新归拢了缰绳，准备赶车上路。

我一眼扫到马车车窗上挂着的淡蓝车帘，连忙叫了声“慢”，一侧身伸手挡在车前，“虽然刚才没撞上，但是我被你们这马车吓到了，你们要给我压惊费。”

这辆马车虽然车厢上没有漆金，四周也没什么装饰，似乎是不怎么起眼的样子，但是别想骗过我的眼睛，那挂在窗子上的帘子，是五十两银子一匹的西洋丝绸！拿五十两银子一匹、连大内的库房里都没有多少存货的绸缎去裹车窗……这车的主人简直奢侈到了极点！我不敲诈点他的钱财，那才是天理不容。

那黑衣人气绝，红了脸叱骂：“是你冲到车前挡了道，没问你的罪已经算好的了！你还想来讹诈？”

我瞪他一眼：“说什么呢，说谁讹诈？还问罪？好大架子！你以为你是官府的人么？”

那黑衣人还想再骂我，又被那个清冷的声音打断。

“周羽！”这次帘子掀开，那个声音的主人探出了一半身子。她约摸十八九岁的样子，一身白衣毫无装饰，连一头乌黑的青丝上也不见半点金玉，只是用丝带系成一束，随意地垂落在肩头。她叫住那黑衣人之后，把冷漠到近乎空洞的眼睛转过来打量了我一下，玉雪般晶莹的脸庞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这位姑娘也请不要吵闹了，少待片刻。”说完半放下车帘，回头朝车内的人轻声询问。

原来这位还不是正主。

我有些好奇地把目光探向车内，光线有些昏暗，看不清楚里面的人影。

正伸长了脖子张望，那女子已经回过头来，手里拿着一只小小的白玉佩：“阁主说，请姑娘拿着这件阁主的随身之物到凤来阁总堂索取赔偿的财物。”

我将信将疑地从她手里接过玉佩，那是一只昂首扬翅的凤凰半圆吊佩，雕工很精致，玉料也是上等，宛若凝脂，触手温润，还带着淡淡的体温和一缕若有若无的香气，那缕香气萦绕在鼻尖，居然让我觉得有些熟悉。



我把那玉佩放到鼻尖嗅了嗅，果然是瑞脑香，这车的主人真不是一般地有钱。

那女子静静地看着我像没见过世面一样把玉佩放到鼻子上嗅来嗅去，淡淡地说了一句：“可以了吧？”

我这才惊醒，连忙讪笑着：“好，好，可以了。”说着闪到一旁，给那辆马车让出道，笑得眼睛都快眯上了，不说去那个什么总堂要钱，光这个玉佩当了都能有百八十两银子，有钱人的便宜不占白不占。

那女子点点头，又扫了我一眼，抬手示意黑衣人赶车，那黑衣人一甩皮鞭，马车从我面前驶过。

我站在路边，看着那辆马车绝尘而去，脑中有一瞬间的空白。

身后突然响起一个惊诧至极的声音：“这位姑娘……你知道你打了谁的劫？”

这人怎么说话的？什么打劫？姑娘我索取点正当赔偿，怎么就叫打劫了？

我回过头来扫了说话那人一眼，是一个很年轻的剑客，穿一身白衣，长剑绑在背上，正瞪圆了眼珠子看着我，一脸的不可置信。

我瞥他一眼：“怎么，车上那人是谁？”

那白衣剑客吸了口气，仿佛才回过神来：“车上那人，车上那人……是风来阁的白阁主啊！”

风来阁，说起来刚才那个冰美人似乎说过让我去风来阁的总堂领银子，今天早上打了张“定当重谢”的白条就跑了的那家伙似乎也说过他是风来阁的什么慕颜……等等，风来阁？

是那个近几个月来在江湖中快速兴起，从原来黑道中声名最显赫的杀手组织发展成现在这个称霸江南江北，贸易、私盐、保镖、船运、钱庄、当铺等行当无所不经营的大帮派的风来阁？

那么坐在那辆马车里的，就是在前一任阁主被杀之后顶替阁主职务，收服互相争斗不休的几个堂主派系，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把原先风雨飘摇的组织扩展成如今这个雄踞武林的庞然大物，江湖传闻其手腕强硬毒辣连素以铁腕著称的上任阁主风远江都望尘莫及的风来阁现任阁主？

我居然向风来阁阁主勒索压惊费……



那个白衣的年轻剑客兀自摇头叹息：“白阁主真是宅心仁厚，连这么无赖的敲诈都不在意，不过现在白阁主大概是要赶着去钟家，也没什么工夫在这里浪费时间……”

“等等，等等，”我好像听到了什么重要的信息，“你刚才说钟家？”

那白衣剑客有些见怪不怪地看我一眼：“是啊，这位姑娘，你还不知道吗？昨天夜里，金陵钟家惨遭灭门之祸，如今只留下了钟大小姐一个活口。”

我愣了，昨天见过的钟无杀？那个笑容明丽的女孩子，仅仅一夜之间，她的家族就遭到了灭门之祸？

那白衣剑客在一旁连连感叹：“偌大一个武林世家，说灭就灭了，世事如浮云苍狗，真叫人唏嘘叹惋。如今凤来阁身陷纠葛，也是境况堪忧啊。”

“凤来阁？和凤来阁有关系吗？”我连忙问。

那白衣剑客点头：“是啊，钟家的事惊动了官府，金陵知府今天早上到钟家视查情况的时候，钟家大小姐一口咬定是凤来阁的慕颜慕堂主带头冲进她家血洗满门的。凤来阁如今是怎么也难逃嫌疑，因此刚才白阁主才会这么匆忙地赶路吧。”

慕颜？我救的那个人？我满心疑惑：“慕颜是什么时候带人去钟家杀人的？”

那白衣剑客认真地回想：“这我就没听说了，不过许是后半夜吧，那时巡隶也少了。”

对，如果是前半夜，巡街的皂隶那么多，若在钟府中杀人，那么大动静，当时可能就闹了起来，不会等到今天天亮才被发现，而慕颜是在刚入夜的时候就遇到了我，之后便一直受伤昏睡。

他不可能去钟府杀人。

先去钟府看看再说，我拿定主意，举步要走，抬头看到那白衣剑客依然站在路边抒怀感慨，就不再理他，转身快步向钟家宅院的方向走去。

钟家大院离这儿并不远，不一会儿，我就看到了那扇前面围了不少人的朱漆大门，我刚才见过的那辆凤来阁阁主的马车也停在那里。

钟府门口挤了不少人，有些是钟家在金陵城内的亲属朋友，有些



则是听到消息来看热闹的。

门口有些乱糟糟的，身穿黑红相间官服的皂隶们持刀把大门围了起来，形成一道人墙阻挡人流。

除了闲杂人等之外，大门的另一侧还整齐地站着几队白衣青带的凤来阁弟子，他们既不喧哗，也不走动，大有对峙之势。

我从看热闹的人群中挤过去，举手向那些皂隶说：“你们的头儿呢，谁是你们的头儿？我有话要对他说。”

一个统领模样的人挤了过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你是何人？不得捣乱！”

官府的人果然脑子就是缺根筋，我懒得再跟他啰唆，转身向身边的凤来阁弟子说：“你们阁主呢？让我见你们阁主，我有话对他说。昨晚你们慕堂主一直和我在一起，我能作证他没有时间来这里杀人。”

那些凤来阁弟子都显得有些吃惊，其中一个站出来抱拳：“感谢这位姑娘能够站出来为鄙阁的慕堂主作证，阁主此刻正在钟宅中和知府大人说话，请姑娘少待片刻，容我禀告阁主。”

我点了点头：“这位同道客气，请便。”

那个弟子又拱了拱手，才越过那些皂隶，匆匆进到院内。

我抱胸等着，不屑地瞥瞥旁边站着的那统领有些尴尬的表情。官僚作风！不是叫我不许捣乱吗？那我就把情报告诉别人。

过了不大一会儿，进去的那弟子就出来了，他走过来抱拳笑了笑说：“阁主现在抽不开身，劳驾姑娘先到鄙阁中一坐，不知姑娘方便不方便？”

我连忙点头：“不碍事的，我方便。”

那弟子又笑笑，转身做了个请的手势，竟然把我让到了那辆黑色的马车前。

那个叫周羽的黑衣人还在车夫的位置上坐着，看到我，瞪大了眼睛：“你怎么又来了？”

我冲他一笑：“放心，这回不是跟你们要钱的。”

其实我主动配合凤来阁，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白拿人家的钱多少有点不好意思，现在帮帮忙，也算还点人情。

那弟子在一旁笑着解释：“是阁主交代要护送这位姑娘到总堂的。”

周羽又看我一眼，“哼”了一声，他对我的印象大概真不怎么样。

那弟子掀开帘子，我低头进到车内，车里的空间比外面看上去要大得多，摆放了一张小几，设有两个座位，看上去很朴素简单。不过我坐下来敲了敲手边那个小几，上等紫檀木，苏州工匠的手艺，车座上包着的淡蓝丝绸也不用说了，还是那种五十两银子一匹、贵得叫普通百姓咂舌的西洋丝绸。

那弟子也陪我坐下，前边周羽就挥鞭赶动马车。

坐在里面才发现，车内除了淡淡的瑞脑香气之外，还有些若有若无的药香，我想起上午在车外听到的轻咳，这位凤来阁阁主的身体似乎不怎么好。

这么想着，我随口问身边那弟子：“敢问这位贵姓，可是贵阁中的坛主？”

那弟子笑了起来：“在下免贵姓秦，只是阁中的普通弟子，因为今天赶来得早，所以被阁主临时任命在钟府门外负责。”

我在问他是不是坛主的时候还后悔了一下，想着万一他是什么堂的堂主，我不就出丑了，没想到他居然只是一个普通弟子。

一个普通弟子应付起突发事件来都能这样从容不迫、有礼有度，看来凤来阁能在门派林立的江湖中迅速崛起，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周羽的车赶得又稳又快，说话间，凤来阁总堂已经到了。

那个姓秦的弟子把我让下车，带我穿过宽阔的前庭，向后院走去。

凤来阁总堂并不是那种几进几出格局严谨的大院，相反，院内这里一座堆秀假山，那里一条抱厦回廊，荼蘼醉软，曲水流觞，更像一座花园，应该是依照权贵公卿的私家园林改建的。

那弟子带我顺着一条曲折的小道一直向院落深处走去，绕过几座假山石桥，穿过两条回廊，绕得我的头都有些晕了，我们才在一座不怎么起眼的水榭前停下。

水榭的外间正中放着一只半人高的黄铜四角香炉，极清极雅的瑞脑香气弥漫，内间的帘幕半垂，露出正对室门的一张红木桌案。

桌案上收拾得十分干净整洁，依次摆放着文房四宝和一些文书，桌案后是一张铺了蓝色软垫的圈椅。

这房间的摆设虽然整洁雅致，家具什物却普通多了，比马车上用